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九

宗人府

職制 禁令 飭行事件

禁令。順治十五年題定。諸王以下。毋得溺於逸樂。耽絲竹及演戲觀魚。在城外關廂放鷂致擾居民。仍嚴飭各該長史等官。令其規諫府官不時稽查。有犯者。該長史等官一併議處。十八年題定。城內關廂。永禁放鷂。王以下至宗室。如有耽玩逸樂者。令府叅奏。雍正元年

諭。宗室王公將軍等。延漢人訓課子弟。當於進士舉貢

內。擇端方謹慎之人。其下第留京日久者多係輕薄好生事端之徒。不得聘請教讀。及容納在家。又

諭。下五旗諸王。將所屬旗分佐領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過失。輒行鎖禁。籍沒家產。任意擾累。殊屬違例。嗣後仍照舊例。旗分人員。止許用為護衛散騎郎典儀親軍校親軍。或諸王挑取隨侍之人。或欲令所屬人內。在部院衙門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務。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補用王府官職。或令隨侍子姪。著列名請旨。將奉旨之處。知會該旗都統等。令都統等覆奏。其旗分人員。不許擅行治罪。必奏聞交部。儻有

仍將旗分人員。妄行擾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職。著該都統等奏聞。若都統等隱匿瞻徇。一經御史參劾。即將該都統等治罪。

○二年

諭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凡王府等佐領下人。有用於部院者。有用於外省州縣者。王等宜為國家得人起見。獎成循吏。俾勤勞官職。竭力自效。王等亦與有光榮。乃反令其酷害地方百姓。侵尅錢糧。妄取財物。汝為伊主。顏面置於何地耶。如王成勳一州縣官。伊主星尼一公爵耳。尚勒取銀兩數千。若屬於王府而為大員者。尚可問耶。今將王成勳一事。徧諭五旗王貝

勒貝子公等。嗣後儻仍不悛改。再有發覺。必將五旗王府佐領下人。一概裁革。永不敘用。○十三年九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治國之道。以親親睦族移風易俗為先務。我朝宗室。承

太祖

太宗之家法。風俗原頗醇樸。其尊君愛親忠誠之教。逈超庶姓。嗣為一二不肖之徒沾染。以致現在宗室中。彼此戲謔。漸流卑鄙。互相排擠。不知向善。風俗因而敝壞矣。即如弘春。伊父獲罪。監禁。伊反以為喜。弘曤亦以監禁伊兄為快。夫為人不孝不弟。豈有為國盡

忠之理。更有宗室等不顧品行。專以諂媚近御顯要
大臣為事。實屬有玷天潢。
皇考洞鑒於此。
聖慮周詳。啟迪訓導。期挽流俗而臻於善。不憚勤苦孳
孳教誨。於今十三年矣。其中感戴
皇考教誨成全之恩。謹守奉行者固多。其心以為待伊
等刻薄者。亦不一而足。
皇考訓諭。周詳備至。以朕之才德年齒。識見歷練。遠不
及
皇考。雖多方教誨。亦不能出乎

皇考訓諭之外。況
皇考如此之教誨。猶未能盡化。寧朕言是聽乎。雖然。朕
惟仰體
皇考之心。整飭宗室積習。期歸於善。豈無一二人感化
自新。勉勵向善耶。嗣後宗室等。務期革面革心。發憤
自修。悔過遷善。庶幾共享無疆之福。著將此由該衙
門詳細通諭各宗室知之。○乾隆四年
諭。弘昇於
皇考時。身獲重罪禁錮。後蒙見宥。俾得自效。朕即位以
來。用至都統。允宜感戴殊恩。竭力報效。專心一意。念

切國家。乃伊以此恩施。竟若為他人薦舉所致。諸處黄緣。肆行無耻。伊所諂事之人。朕若宣示於衆。干連者多。而其人亦何以克當。故朕仍盡親親之道。不肯暴揚。但弘昇以若是之人。若仍留之於外。必至挑動事端。使我宗室不睦。事體不知何所底止。故遣都統瑚琳副都統旺扎勒至該處。即將伊革去都統鎖拏。着旺扎勒押解來京。交宗人府。着宗人府再行請旨。伊所辦事件。着瑚琳在彼辦竣來京。此後王公宗室等。當以弘昇為戒。力除朋黨之弊。念切國家。保全宗室之顏面。試思今將弘昇如此治罪。袒護弘昇之人。

有心存贍顧。代伊奏請寬宥者乎。亦不過私下妄談耳。亦宜知他人之不足恃也。○七年

諭莊親王允祿。履親王允祹。前據都統盛安奏稱。允禩之子弘旺。在正陽門外過宿等語。弘旺本係錮禁之人。朕因篤念

皇祖。將伊等釋放。加恩賞給紅帶子。置立產業。俾得生路。伊等自應守分安居。乃復如此妄為。實屬不知悛改。又聞現在侍衛上行走。及閒散近派宗室內。亦有品行卑鄙者。伊等皆係

皇祖之孫。無論當差閒居。均應仰體

皇祖。顧惜顏面。今竟忘其本源。在侍衛上行走者。輒甘與大臣侍衛平等相交。間散者肆行妄為。伊等如此卑鄙。獨不念及朕躬乎。二位皇叔。輩屬尊長。遇有似此者。即應教誨。並非多事。焉有族中之長輩。而不各教其子姪耶。爾等置之不管。將欲令朕管之乎。朕日理天下萬幾。何暇教訓伊等。嗣後著交二位皇叔。遇有不肖之徒。隨時管教。如不聽從。即行奏聞。其中材堪造就。守分安居之人。或有原分產業淡薄。生計維艱者。亦應奏聞。候朕酌量加恩。尋常臣僕。朕尚俾各得生理。享盈寧之福。況朕骨肉至親。有不顧恤者乎。

果能引導訓誨。使我近派宗室。人人皆底於善。庶我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亦欣慰矣。○又奏。宗室副理事官弘暹。
天性乖張。事多悖謬。應嚴加處分。
諭。這所參奏甚是。著依議。不但宗人府之宗室官員。凡
宗室之內。該衙門俱應不時稽察。如實不孝不弟之
人。即照此嚴行參奏。以為宗室等戒。教訓宗室。雖係
朕躬之事。但朕日理萬幾。又安得有此暇耶。且宗人
府即有族長之職。嗣後務體朕教養宗室之至意。時
加稽察。嚴行管束。斷不可怠忽。○十二年

諭。聞得滿洲大臣內乘轎者甚多。各部院大臣乘轎。乃係向來體制。至武職大臣等操演官兵。教習馬步射。非文職大臣可比。伊等位分既尊。自應遵照舊制騎馬。以爲所管轄人等表率。若自求安逸。則官兵技藝安望精熟。再聞年少宗室公等。平日亦皆乘轎。伊等不過閒日上朝。自應練習騎馬。似此希圖安逸。亦屬非是。此關繫我滿洲舊習。着嚴行禁止。○十五年

諭。前因王等與部院滿洲大臣。俱各偷安坐轎。竟不騎馬。朕曾降旨禁止。此特令伊等勤習武藝。不至有失滿洲舊規。非謂王大臣等不可坐轎也。今聞王大臣

內有坐車者。坐車與坐轎何異。伊等誤會朕旨。轉致相激。豈朕諄諄垂訓本意。嗣後止准王等與滿洲一品大臣等。照常坐轎。其餘概令騎馬。再都統等不可坐轎。業經禁止。今坐車行走者有之。都統既有訓導官兵之責。理宜習勤表率。豈可偷安。此次訓諭之後儻都統與部院二品以下堂官等。再有坐轎者。御史等指名叅奏。朕必將違禁之人治罪。斷不輕貸。○十

八年

諭。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因朝臣與諸王交接往來。曾經

降旨訓諭深戒黨援用以防微杜漸垂示方冊最為深切著明所當永遠恪守朕臨御以來意諸王大臣自必懍遵

聖訓慎持防檢是以未經特頒諭旨乃諸王中一二節遴者竟有招納之事而大臣中亦有在王府往來者如此因循則

皇考整飭風俗防弊過邪之苦心及朕而即弛朕甚懼焉且如旗員素隸各王門下者本自不禁其非本門下及漢大臣則全無交涉設有政務何妨公言朝省奚僕僕私謁為耶歲時投刺即開促膝密談之端形

迹未絕。保無掣肘顯為之事。且其意將以此為榮耶。抑別有所為耶。甚無謂也。日久漸忘。人或藉口。其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門。各錄朕此旨一通於壁。庶諸臣觸目儆心。遠嫌自重。其或再犯。被人糾參。朕將執法從事。毋謂不教。○又

諭。哈達哈等查奏。居住正陽門等三門城外之滿洲官員兵丁。竟至四百餘家。此內年老退休。及閒散無職事之人。在僻遠閒曠之地尚可。至現任職官。每日應入署辦事。護軍近列羽林。各有差使。儻遇暮夜傳喚。隔城殊為未便。且內城自有各旗分地。尤當恪遵定

制。其離親族而潛往者。徒以近市喧囂。閭閻龐雜。非溺於酒食游戲。即私與胥吏往還便易耳。著將現任官員。交部察議。兵丁人等。交該管大臣責處。至宗室更屬不合。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其管理宗人府王公及八旗都統並護軍統領等。平時漫無約束稽查。著一併交部察議。所有現在居住南城外閒散人等。著軍機大臣。會同步軍統領。酌量分別。除閒曠處所。仍聽其居住外。其餘官員等。並勒限令其陸續入城居住。嗣後八旗都統嚴行禁飭。凡滿洲人等。毋得復在南城外居住。年老退官者仍聽。○二十二年

諭禮部奏賜祭朝鮮國王李昑之母及其妻。請簡派大臣前往。已派散秩大臣祥泰頭等侍衛長齡去矣。至摺內開列請簡之大臣官員內。宗室亦皆開列。宗室遣往朝鮮賜祭。於體統不合。嗣後宗室大臣官員職名。不必開列。○二十八年

諭近因貝勒弘曕妄託織造及稅務監督購買蟒袍朝衣優伶等項。朕曾降旨令諸王等。將有無此等事件明白陳奏。今據諸王奏稱。並無此事。貝勒弘曕如此種種妄為。則諸王所稱俱無此事之語。亦不可盡信。其中實無此事者有之。因無證據。不肯從實陳奏者

亦有之。總之或有或無。斷不能逃朕洞鑒。但伊等既稱無有。朕亦不肯深究。即有此事。朕亦從寬。不將伊等治罪。嗣後諸王惟宜安靜守分。善自檢束。儻因朕此次施恩不究。仍不悛改。有向外任鹽關織造等官。妄行干求之事。經朕知覺。必從重治罪。斷不寬貸。

三十四年

諭。各旗王公所屬人員。服官在京者。向遇年節生辰。一赴本門叩謁。尚屬分所當然。若伊等既膺外任。則均有當官公事。其迹易涉嫌疑。各宜自知防檢。前以王公等於所屬外任人員。每多需索。曾降旨嚴切申禁。

比來諸王公頗知奉法自愛。不敢踰閑。而此等因公赴京人員。尚多照常問謁。雖現在不致有結納逢迎之事。但恐日久因循。王公等或罔知顧忌。謁見之不已。必且託其購辦器物。購辦之不已。必且從而關說事端。甚至忘公徇私。習成流弊。其所繫於官守朝常者甚大。用是明晰誥誡。為之杜漸防微。亦正所以先事保全之也。昨於行在召見永定河道滿保。奏稱伊係四阿哥屬下人。應往叩謁。朕思令行自近。自當舉一以例其餘。嗣後王公屬下人等。惟京員向各門往來。仍照舊不禁外。其有現居外任職官。因事來京者。

概不許於本管王公處謁見通問。以清弊源。著為令。

○三十五年

諭。今日勾到刑部情實罪犯內。有內監張德挾嫌謀殺道士康福正。因將張德予勾。張德係宗室公甯盛額家人。甯盛額身為宗室。並不安分。畜養道士。相與往來。以致道士康福正藐視張德。肆行陵辱。因此張德挾讐謀殺道士。雖張德罪當問抵。但甯盛額身為宗室公爵。乃畜養道士。相與往來。殊屬非是。似此容留匪類閒人。好事妄為。必至生事。從前

皇祖之時。王公內間有畜養僧道星命術士往來行走。

以致釀成大事者。自
皇考御極。將此等惡習。力為嚴禁。至今似此之事。盡行消除。今甯盛額於伊府左近廟宇。容養道士。顯係日久生懈。不可不防微杜漸也。當豫防事端。嚴行禁止。甯盛額著交宗人府察議。並著軍機大臣將此旨詳悉面諭諴親王。令宗人府嗣後務須嚴行禁止。禁止後如有尚不奉行。任意容留閒雜匪類。相與往來者。即行叅奏。從重治罪示儆。亦著交步軍統領衙門。如有似此事件。宗人府王等瞻徇姑息。不行奏聞治罪者。經朕察出。朕斷不恕。

○四十三年

諭。從前宗室王公等。使令管事護衛官員太監與外官說事者。往往有之。自

皇考臨御以來。修整治理。此等事絕無矣。今貝子弘昨。因為伊莊頭事。遣護軍校成泰。前往通永道衙門囑託宋英玉。皆因朕數年以來。看待宗室等甚優。又因循漸積。以致有此等事體。由此觀之。為人君者。寬恕實難。若不嚴行修整。相習成風。豈但宗室王公因循漸積。至於阿哥等。亦皆效尤而行此等事。可乎。前此綿德與禮部郎中秦雄褒。因彼此授受書字等物。已革去王爵。弘昨豈不知此事乎。弘昨若僅因伊父在

時。侵尅民人郭天玉銀二百兩。朕尚可施恩。今膽敢
使人與地方官囑託事件。此斷不可寬恕。弘昕著革
去貝子都統。仍聽軍機大臣等。會同宗人府議罪。將
此旨通行曉諭各王公等。嗣後務各遵法。勉受朕恩。
若仍有此等濫行者。朕斷不枉法寬宥。○四十八年
諭。嗣後如有宗室旗人收取地租莊頭民人等抗租不
與者。毋庸在該地方官處控告。即在戶部呈明。自必
秉公催辦。○又
諭。奏事官員在內。與太監有交手事件。覺羅官員。若亦
令其在奏事處行走。外而與各省大臣家人。收受事

件。內而與太監等交手。究與體制未協。嗣後覺羅官
員。著不必在奏事處行走。○五十三年
諭。宗室人等。束用黃帶。示尊重也。覺羅人等。當束紅帶。
前已節經降旨禁止僭用。今見覺羅人等帶色又漸
似黃。竟無所分別。此斷不可。著交宗人府八旗通行
嚴禁覺羅等。嗣後務遵原定顏色。不可僭越濫用。如
再查出。即將其人從重治罪。○五十七年議准宗室
覺羅。不准與民人結親。違者照違
制律治罪。○嘉慶八年
諭。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禮義廉恥。居官者立身之要。雖不可妄行驕縱。亦不應自處過卑。以為取悅上司之計。近聞侍衛部院司官內。有見該堂官輒行屈一膝者。於定制甚為錯謬。著通行曉諭侍衛部屬。接見本管堂官。俱照舊例侍立回事。再邇來卑諂無恥之徒。稱莊親王誠親王為太王。及見王等長跪請安者。以諂媚為謙恭。至於此極。假如莊親王誠親王諸子內有晉封王爵。其屬下人等。以伊為現任親王之父。稱為太王尚可。今無故遽稱為太王。將何所指耶。此後稱為太王及見王等長跪請安者。凡王大臣遇

見。即行參奏。欽此。仰見我

皇考嚴辨等威至意。向來內廷皇子體制。本與諸王不同。各臣工俱長跪請安。蓋緣皇子內有紹承大統者。外廷斷不敢存揣度逢迎之見。是以一律長跪請安。迨正名定位。君臣之分秩然。諸皇子皆屬藩王。臣工等即有應行施禮之處。亦止當屈一膝請安。何得仍照在內廷時舊制。嗣後凡見親王郡王。如有仍蹈前轍。長跪請安者。即着王等自行參奏。如大臣等遇見時。亦即指名參奏。若王等徇隱不奏。被人參奏。則王等亦難辭咎。至侍衛部院司員。於本管堂官。接見禮

儀。自有定分。遇有公事。止應侍立回堂。毋許屈膝請
安。以肅體制而杜諂諛。○九年奉
旨。本日朕恭閱乾隆三十五年
實錄。內載宗室公寗盛額所用太監張德謀殺道士康
福正。將張德按律辦理。寗盛額交宗人府查議。仍降
旨諭宗人府。王公內儻有恣意容留此等不肖之人
往來者。立即參奏。嚴行治罪。欽此。仰見
皇考高宗純皇帝保全宗室之
仁恩。至深且切。現在如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永璘定
親王綿恩。素常不信此等之人。朕所深知。宗室王公

內能及者甚少。諸人果否皆遵守定制。永享寧靜之福。朕實不能周知。宗室王公延師教誨子弟。理所當然。若僅養書畫之人。雖非正事。尚無關礙。惟僧道星相之徒。皆係游蕩不守本分之人。姑息容留。每每受其連累。甚為無益。著宗人府再行明諭宗室王公等。嗣後儻有容養僧道星相等匪徒者。宗人府即據實參奏。不可瞻徇。○十年奉

旨。據理藩院奏。查明蒙古扎木巴勒。係已故敖漢貝子桑濟扎勒所屬旗人。請旨可否將扎木巴勒附於蒙古旗分。調補護軍校。在蒙古醫生上行走等語。宗室

各王公與蒙古王公結親者甚多。宗室各王公不可任意役使蒙古王公之所屬旗人。向來蒙古王公。亦無將伊等屬下旗人。給予宗室王公等使令之理。前此誠親王弘暢。因與桑濟扎勒有親。弘暢私索伊屬下之扎木巴勒役使。桑濟扎勒即私行給予。均屬非是。使弘暢桑濟扎勒若在。俱應治罪。今伊等業經身故。不必追究。扎木巴勒既能醫治馬匹。著加恩僅將伊一人附於蒙古旗分。調補護軍校。在蒙古醫生上行走。伊身故後。著伊子嗣仍回原游牧地方。嗣後宗室王公。斷不可私行索使蒙古王公等所屬旗人。蒙

古王公等。亦不可私行給予使令。○十一年

諭。向來宗室王公等之格格。嫁與蒙古者來京。例不禁止。但新革塔布囊布哩納什之妻固山格格。連次赴京控案。因無例禁。以致率意妄行。不可不明定章程。嗣後除年班仍令照舊來京外。其餘或詣闕謝恩。或伊母家實有要事。著於起身前將實在情由。具報理藩院查覈咨行。或額駙格格呈報札薩克等。轉報理藩院亦可。儻任意擅離本處。或徑自來京。不特將額駙格格治罪。該札薩克一併嚴處。應如何分別定例。著理藩院妥議具奏。欽此。遵

旨議准。嗣後出嫁蒙古額駙之格格遇來京謝恩。或有
緊要事件。在該札薩克前呈明。轉報理藩院具
奏允行。始准來京。儻伊母家實有要事。呈報理
藩院覈實奏准。行文該札薩克准其來京。若未
呈報。私行來京。交該札薩克嚴查禁止。若不行
禁止。照失察例治罪。儻額駙格格指稱事故捏
報來京。或任意私往他處。札薩克並未查出。附
和令其前來。均各罰俸一年。○又
諭。據領侍衛內大臣綿課等奏。二阿哥前往髫髻山拈
香。應派往之散秩大臣內。將貝勒綿懃貝子綿志綿

懿公綿偲等。一併開列進呈。綿志係儀親王之子。綿
懃綿懿綿偲係成親王之子。伊等均係近派宗室。不
應跟隨阿哥。嗣後派隨阿哥。不得將綿字近支人名
開列進呈。○又奉
旨。聞得近年朕駐蹕避暑山莊時。入覲之蒙古王公等。
或有贈給由京隨往伊等親戚之王公屬下隨侍。及
大臣官員之家人銀兩者。成何體統。即或欲盡親情。
亦不過餽送食物。或送馬一二匹。尚屬可行。跟隨之
人。何必給予銀兩。不可不嚴行禁止。著交理藩院通
行曉諭蒙古王公等。嗣後凡與伊等結親之王公大

臣官員等。隨往熱河時。將給予隨侍家人銀兩之惡
習。俱應痛改。如有不遵諭旨。仍舊給予銀兩。由京隨
往之王公大臣官員等。並不將隨侍家人管束禁止。
任其接受者。一經查出。必將給予接受之人。一併從
重治罪。決不寬貸。○又奉
旨。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訓。乾隆五十二年所降
諭旨。內載三寶之孀媳。恆慶之妻。被邪教婦人煽惑任
意各處游曠。修建廟宇。糜費至於數萬。實屬不堪。皆
由都統副都統參佐領等。並不盡心管束所致。八旗

都統副都統等。管轄旗人。宜如父兄訓誡子弟。盡心
管束。並非止令辦理旗務。挑選兵缺而已。著宗人府
八旗王大臣等。嗣後各將該管旗人嚴加約束。並著
各該族長參佐領等。加意體察。欽此。仰見我
皇考高宗純皇帝敦厚風俗。教育旗僕之
聖心。實為周切。三寶之媳恆慶之妻俱係婦人。因查出
任意各處游曠之處。尚
特降諭旨。嚴
飭各都統副都統等。況各旗僕乎。邇來朕疊降諭旨。令
各該大臣等。將旗人等加意教育。允合

皇考高宗純皇帝之旨。但該大臣等未能悉心遵行。以致官員內有進鋪醉飲持刀傷人之事。而旗人內且有入班演戲者。此事尤屬卑賤無恥之極。於教化大有關繫。宗人府各旗設立王大臣等。原令其教養宗室覺羅旗人。朕疊降諭旨甚明。但恐日久諸王大臣任性怠忽。仍不以為事。今特令諸王大臣。各率所屬總管族長章京等。訓諭各該管宗室覺羅旗人。令伊等節儉度日。勤慎當差。演習一切清語騎射技藝。不可好勇鬬很。酗酒滋事。且不可任意各處游曠。流入匪類惡習。務令家喻戶曉。斷不可視為具文。經朕如

此諄懇訓諭後。若宗室覺羅以及旗人中仍有滋事者。不惟重治犯法之人。必將失察之管理宗室王公總管族長該旗都統副都統參佐領等。一併治罪。決不輕貸。毋謂教之不豫也。○十二年

諭。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訓。乾隆十八年欽奉

諭旨。嚴禁朝臣與諸王交接往來。申明

世宗憲皇帝成訓。令諸臣遠嫌自重。仰見我

皇考整飭綱紀杜漸防微至意。近年以來。諸王均各謹守法度。朕亦未聞在朝臣工。有與諸王交往者。惟是

法度禁令。恐習久相忘。允宜再加申儆。諸王派衍天潢。世膺封爵。安富尊榮。此內有派管衙門職事者。大小臣工。或與同事。或隸所屬。自不能不因公接見。在官言官。外此則闔門自重。絕不干預外事。恪守典章。用克永承恩眷。豈非諸王之福乎。著交宗人府將

皇考高宗純皇帝諭旨。及朕此旨。各錄一道。傳諭諸親王郡王等。俾各謹懍遵循。服膺無斁。○又奉

旨。步軍統領衙門奏聞散宗室圖克坦持刀扎傷康德祥。請將圖克坦交刑部一摺。據供內康德祥平素以宗室圖克坦呼為趙大。滿洲等原無漢字姓氏。市井

之徒。因百家姓趙字居首。所以尊尚宗室。即以趙氏作為宗室之姓。而以趙數呼之。又因宗室身繫黃帶。即以黃字作為姓氏。而以黃數呼之。實為相沿陋習。若不將宗室等嚴加開飭。益失滿洲舊規。殊屬非是。着交宗人府傳集宗室之族長。務將宗室等通諭開導。嗣後以趙字黃字作為姓氏呼之者。痛加禁止。儻經此次嚴禁後。有仍蹈陋習。以趙字黃字作為姓氏呼之者。即指名嚴參。從重治罪。○十三年

御製宗室訓。我大清受命於

天。

聖人龍興遼瀋。率兄弟子姪。合力同心。開基創業。本支百世。源遠流長。洵爲家國之屏藩。永作河山之帶礪矣。洪惟

列祖敦宗睦族之深恩。分茅胙土之厚澤。誠度越周家。遠溯堯典。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而暨乎四海。誠爲政之大根本也哉

皇考上繼

列祖之隆施。深培國家之元氣。昭雪廢藩之誣謗。普錫合族之頂戴。自孩提即賜以銀米養贍之資。惟恐有嗁饑號寒之累。凡所以養之之道。至矣盡矣。既養則

應繼之以教。特簡賢王管理宗人府。復分置族長。設立宗學。教以國語騎射。閒有讀漢書習詩文者。是教之之道亦備矣。予欽承
考訓。聿懷
祖恩。先家齊而後國治。曰養曰教。仰循
成憲。曷敢有所增損哉。定鼎都京。已百六十餘年。宗室蕃衍。戶口歲增。度支計口給糧。迥非八旗不應差使之閒散。即無養贍者之可比也。然則養之之道。無以復加。而教之之道。實有所未盡也。蓋承平日久。漸耽

安逸。近年以來。我宗室中自親王以至閒散宗室。奉公守法。樂道安常者固多。然不肖子弟。越禮踰閑。干犯憲章者。亦層見疊出。所為之事。竟同市井無賴。朕實不能不加懲治矣。敬思

始祖萬支一本。奕葉同根。分藩京邸。為天下之觀瞻。綿億齡之統緒。所繫豈淺鮮哉。管理宗人府王等止知奉行成例。升遷調補諸事不外。即謂盡職。儻遇不肖犯法。惟知叩首請罪耳。於良善者無所勸。巧詐者無所懲。同一宗室。視同陌路。自問於心。能無愧乎。夫公忠體國之大臣。必先以視國事如家事自勉。誠要道

也。諸王管理宗人府。雖曰國事。實家事也。名為公事。實私事也。上智之資。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固為至善。次則家事私事。未有不盡心力者也。若家事私事。亦毫不動念。漠不關心。自問為何如人哉。朕以此數語訓諸王。諸王以此數語訓諸子弟暨諸族長。諸族長又以此數語徧訓諸閒散宗室。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若問予不應為之事。則一二不肖子弟自知。予實不忍言也。諸王思予不忍言之意。諒必動心矣。此訓著另錄一紙。懸挂尚書房。俾諸皇子觸目儆

心。敬紹予志。○又

諭。朕風聞慶郡王永璘。此次前往

東陵。路經桃花寺。有進行宮觀玩之事。本日伊來至密

雲行在請安。諭令軍機大臣傳旨面詢。據稱此次路

經桃花寺。因雨水泥濘。所帶茶壺落後。一時口渴。進

至廟內尋茶。並在佛前叩頭。隨由角門進至行宮。欲

瞻仰御筆。見殿門關閉。隨即退回。仍由殿門走出至

行宮內光景。從前扈從時。曾經進內瞻仰。此時委未

經再行觀看。但宮廟亦不應進去。又復輕進行宮。更

屬糊塗不是。止求治罪等語。永璘素耽游玩。舉朝皆

知。既至桃花寺。朕料其必私進行宮游玩。今日詢之果然。試思伊學問淺薄。平日於作詩寫字。並不留心。又豈真欲瞻仰御筆。實屬遁辭。若云口渴尋茶。則山下村店覓飲之處甚多。何用上山尋至廟內。明係欲進行宮游覽耳。永璘前為皇子時。原應在阿哥所住宿。此時既已分府。名位懸殊。行宮禁地。何得肆意游觀。從前果郡王永瑹。曾因私至昆明湖游玩獲咎。永璘事同一轍。自當加以懲戒。所有伊自請治罪之處。著交儀親王成親王議處具奏。並著通諭王公等。嗣後凡遇派往祭

陵。均不准擅入行宮。致干咎戾。○又奉

旨。紅八因係紅帶子。遂有紅八之稱。此等惡習。不可不嚴行飭禁。着宗人府通行飭諭。嗣後不得沿用此等稱謂。○十四年

諭。向來宮中門禁屢經降旨嚴立章程。而於西苑等處尚未申明定制。因思瀛臺之西苑門福華門。悅心殿之承光左門承光右門陟山門。闡福寺之西角門。舊例王公大臣等。俱至此下馬進內。即皇子亦不得乘騎行走。向俱敬謹遵循。在王公大臣等恪守功令。自不敢乘騎擅入。惟恐伊等或因年老廢疾。步履維艱。

藉端私行乘入此風斷不可開若果伊等艱於行走不妨據實奏懇僅在門外伺候亦必俯准所請朕於耆臣未嘗不曲加優恤而體制攸關斷不可稍踰尺寸至御用馬匹本應在街市騎試亦不得藉試馬為名擅行出入儻經此次申禁後如有乘騎進內者著該班侍衛章京等攔阻若再不遵即著稟知該管大臣指名參奏照違制例治罪不貸○又

諭昨經降旨申明西苑等處門禁並令王公大臣等自揣衰疾不能前往奏請在門外伺候以示體恤今又思由西苑門至遐矚樓春耦齋路徑稍遠王大臣內

年老有疾者。艱於行走。亦屬實在情形。即令在門外伺候。該處並無房屋可以駐足。又斷無准其乘騎進內之理。嗣後朕赴西苑用膳辦事。所有內廷外廷王公大臣等。俱在西苑門外下馬。步行進門至馬頭著御船處豫備船隻。照進同樂園之例。結冰後即用拕牀。至每年十月閒冰薄之時。必須步行隨入伺候。年在六十以上者。除自揣步履尚健。照常前往外。其餘著加恩不必前往。俟朕進宮時。在隆宗門內站班。如年未至六十。而實有殘疾人所共知者。亦著在隆宗門內伺候。至親郡王等。例得在紫禁城內騎馬。近聞

儀親王成親王定親王綿恩進內時。俱不乘用。意欲
練習步履。此則未免過當。諸王等如果意在習勞。府
中儘可散步。何必於眾人觀瞻之所。徒步而行。此後
均着照常乘騎。用符體制。即朕在宮中園中。時常散
步。並不覺勞。若宮中門外。亦步行可乎。過猶不及。非
禮也。此旨亦著敘入宮史續編。○十六年
諭。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乾隆四年十二月欽奉
諭旨。四執事總管首領太監李蟠。放假四五日。往弘晳
處。將宮內之事。信口傳說。太監等告假不過一日兩

日。豈有四五日在外之理。將四執事總管首領查明議罪。爾總管等曉諭旗下太監等。既已身離旗下。復往何為。現經將李蟠夾訊。即是榜樣。欽此。仰見我

皇考整肅宮廷嚴禁弊端之至意。旗下太監。既送進宮內服役。即不應再回伊原主家中。所以嚴內外之防。而杜關通之漸。乾隆年間。宮中太監尚多。其由旗下交進者少。彼時尚有如弘晢家所交之李蟠。藉故假為名。竟敢私回伊原主家中。傳說宮內之事。況近來宮內太監較少。由旗下交進者多。豈能皆是善良。恐膽玩性成。未必不出外滋事。茲特嚴定章程。嗣後旗

下太監。一經送進宮內當差。不許再回本主私宅。該
王公等於交出之後。再見該太監潛來私宅。即着立
時斥逐。毋准片刻逗遛。如斥逐不遵。或仍行潛往。即
着鎖拏奏交。以便懲創。止治該太監之罪。其本主皆
毫無不合。若不斥逐拏解。或竟任其傳說宮內之事。
一經發覺。不但重治該太監之罪。其本主亦獲戾不
小。必不姑貸。將此旨通諭諸王公知之。○十八年
諭。昨因宗人府奏。移居宗室戶口單內。開寫妻室氏族。
有張氏白氏李氏等姓。恐係與漢人聯姻。令宗人府
查奏。茲據查明前次單開漢姓。有係漢軍人者。有以

章佳氏訛寫張氏者。李佳氏訛寫李氏者。博爾濟吉特訛寫白氏者。其中並無與漢人聯姻之人。凡分姓受氏。滿漢一理。滿洲之瓜爾佳氏章佳氏皆係相沿清語。亦如漢姓之張李。並無文義可尋。豈容刪減覆氏。以訛傳訛。寖忘本始。嗣後書寫氏族。不但宗室妻室。宜照本姓書寫。其八旗滿洲蒙古人等。俱各照氏族書寫。不許改寫漢姓。以正根本而杜訛僞 ○二十

三年

諭。今日召見弘善。詢及阿哥等謁

陵來時。如何接見。據奏係跪接。從前朕在藩邸時。看守

東陵之二十三貝子。因長兩輩。每遇接見。係站立請安。今弘善既長阿哥等兩輩。請安亦不宜跪。嗣後凡近派弘字輩宗室。每遇接見阿哥。俱著站立請安。著為例。

○二十五年

諭。朕風聞慶親王府內。尚有外諳達二員。一名碩羅。一名僧克依。皇子始有諳達。慶親王於乾隆年間封王分府後。尚可設有諳達。迨至嘉慶年間。仍有諳達。則於例不合。所有慶親王府諳達碩羅僧克依二名。即行裁汰。並著該管大臣驗看該員等如能當差。即著仍在原充差使上行走。如已年老不能當差。即以原

品休致或竟行革退具奏請旨辦理仍著宗人府查
明近支王公府內如尚設有諳達者俱照此裁汰永
著為令○又議准嗣後親王至奉恩輔國公有私買
民女為妾者查出即行革爵包衣參領佐領本
有稽察包衣人丁戶口之責應隨時稽察如王
公生有子女並請封側福晉側夫人側室等事
均責成該員將所生子女之生母其母家旗分
佐領姓氏三代開寫清冊鈐用關防圖記限三
日內呈報宗人府辦理儻有私買民女為妾生
有子女捏報包衣女子所生等事該員等查出

呈報者免議。如未查出。或附和揑報。將該員等

交部嚴加議處。○道光二年

諭。宗室控案。如有應行質問之處。著照定例派部員赴

府會審。毋得傳喚過部。若宗室本有夫男。轉令婦女

出控。經赴部堂嘵瀆者。尤屬有乖體制。並著宗人府

嚴飭該族長學長等。認真化導。儻仍有故令婦女違

例赴部具呈者。查明該夫男錢糧。酌量折罰。以除積

習而息訟端。○六年奏准。嗣後宗室覺羅婦女遇事

控訴。令抱告具呈。禁止自行呈控。○八年

諭。宗室誼屬天潢。理宜整飭行止。守分安常。從前風俗

湻樸。宗室人等最為安靜。嗣因沾染陋習。閒有一二不肖之徒。不知自愛。蕩檢踰閑。近來積習更深。往往以不干己事。挺身出控。藉端訛詐。不一而足。此風斷不可長。若不明定科條。何以儆刁頑而挽頹俗。着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酌議條例具奏。○又覆准

八旗王公所屬莊頭及投充家奴人等。如因人口衆多。情願放出為民者。呈報宗人府查明。飭令該管佐領出具切實圖結。該參領加具關防。並飭令族長學長查明本族宗室人等。並無爭論畫押甘結。造册連結咨部。轉飭各該州縣給

予執照收入民籍。概不准私放出戶。○十五年

奏准。宗室控告地畝案件。應在京控告。已告假

外出者。應同京控告。不准在州縣涉訟。案內有

應訊人證。由戶部勒限飭提解京審辦。有須眼

同勘丈者。呈明四至。令家人前往勘丈。無家人。

由戶部行文。令該州縣官親往代勘。○三十年

十二月

諭。朕恭讀

皇祖仁宗睿皇帝諭旨。申明

世宗憲皇帝

高宗純皇帝成訓嚴禁朝臣與諸王往來交接杜漸防
微意深且遠朕親政以來諸王暨內外大臣率皆承
事
先朝定知恪守憲章靖共爾位第恐法制禁令習久漸
忘用特重申儆諭嗣後除奉旨會辦事件及因公接
見外諸王與在廷大小臣工各宜懍遵
聖訓引嫌自重固不得私信交通致啟賄託之漸雖文
墨細事亦不得有唱和之風其封疆大吏斷不准私
行干謁信札往還在諸王守身謹慎恩眷克承而諸
臣循分從公夙夜無忝庶期朝綱整肅臣職交修仰

副
列祖諄諄訓戒之至意。朕於諸王大臣有厚望焉。其令
宗人府各部院旗務衙門。並各督撫將軍等衙門。各
錄一通。敬謹懸掛用資儆惕。○咸豐二年
諭。乾隆年間
高宗純皇帝特降諭旨。以禮義廉恥居官者立身之要。
侍衛部院司員。有見該堂官輒行屈一膝者。於定制
甚為錯謬。通行曉諭。俱著侍立同事。並諭有見王等
長跪請安者。凡王大臣遇見。即行叅奏。迨嘉慶八年
復奉

仁宗睿皇帝明析申諭
聖訓煌煌自當敬謹遵守但恐日久玩生仍蹈卑鄙諂諛之習不可不重申諭禁嗣後各臣工於親王郡王遇有公事接見禮儀自有定分不得長跪請安其侍衛部院司員接見本管堂官祇應侍立回事儻有不遵定制屈膝請安者即著指名糸奏以肅體制而除陋習 ○同治三年
諭嗣後居住外城之宗室覺羅等除業經編入保甲者仍照舊例辦理毋庸概行遷回內城外如有詭託姓名潛居外城滋生事端不知自愛者一面由該城御

史查明姓名旗分開單知照該衙門查傳究辦一面由宗人府飭傳各旗族學長佐領等勒令即時遷回內城嚴加管束經此次明定章程之後儻該宗室覺羅人等仍有未經報明城坊編入甲冊潛居外城滋事怙惡不悛者一經各該城御史查拏送交宗人府即著該衙門從嚴懲辦以肅禁令○七年奏准宗室覺羅不准與下五旗包衣結親違者照違

制律治罪○光緒五年

諭御史文銛奏王公子弟請飭認真管束等語王公子弟均屬懿親世胄自應禮法自持方不負朝廷

培植優隆之意。該御史所稱。王公子弟。有於廟廠等處。徵服治遊。及性喜俳優等情。如果屬實。殊失體制。著王貝勒貝子等。將子弟嚴加管束。務令恪遵禮教。毋任稍有縱佚。

飭行事件。○道光三年議定。飭行廳縣事件。照各部院衙門之例。一體刊刷牌張。於牌內敘明飭辦事宜。鈐蓋堂印。方准發行。○又議定。牌面版片。每月上半月交左司當月官。下半月交右司當月官。附於印箱嚴密收存。遇有應行牌飭之處。著當月官監視刷印。○同治三年

諭。宗人府刑部奏審明筆帖式擅辦公府門文。將失察之員分別定擬。並請將奉恩鎮國公桂池議處一摺。據稱已革筆帖式承屍在奉恩鎮國公桂池府內教讀。因本年十月。桂池之母。向伊提及宗人府辦理應封宗室。桂池之弟桂豐。業經呈送。未見傳牌。屬令繕寫該公府門文。交參領奎昌鈐印。奎昌未經查出攔阻。桂池因在差次。並不知情各等語。宗人府查辦應封宗室。例有定章。桂池之弟桂豐。並非應封宗室例不入考。何以該公門上率用咨文行查。文內並有若不嚴行究辦。何以肅功令而儆官邪等語。措詞謬妄。

膽大任意。有乖體制。亟應嚴行懲辦。著照該衙門所擬。已革筆帖式承屛。著依罷閒官吏在外干預官事寫發文案律杖八十。鞭責發落。桂池府包衣參領奎昌。著照律笞四十。係職官交兵部照例辦理。奉恩鎮國公桂池。雖據聲稱時在差次。並不知情。其平日辦事荒謬。信用非人。已可概見。桂池著交宗人府議處。